

故人故事

吴汶先生

(85年没名堂,还自以为足) 曹伶文

那年,我还上小学。忽有一天,父亲从区上回来,郑重其事地对我说:腰塘乡有个出口成章、落笔生花的诗人去世了,他叫吴汶,满清街的人都来送,那个场面真叫轰动,做父亲的也希望你能成个这样妙笔生花的人。父亲说这样的话,是因为我太懒,太不争气;二是也因为他对文人的向往与尊重(他给我的名字可见一斑)。父亲大概认为与我说也是白说了,说过后,不再放心上。可那一刻,我懒散成习惯的心里竟然生出一念:我也要做个诗人,要让父亲看看,我不是个没用的懒人,不是个只会贪吃懒做嘴唠叨的人。后来,就是这样一个被父亲树立到我记忆里的榜样激励了我,多年后,我也能写出一点文章来,可父亲在我写作初露端倪的时候就去世了。没想四十年过去,我竟能为吴汶先生做点事,为收集与展出他生平事迹出力,为他撰写一点评价的文字,走访先生家人,所在荣幸。我顿感自己可了父亲当年所望,所以,当我做这些事情的那一天都觉得父亲在看我。吴汶(吴文),金清腰塘吴家里人,生于1910年,爱国诗人、教育家。吴汶先生一生爱国爱民,在多数作品中表现时代的热潮,有高涨的抗日救亡、保家卫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

的爱国激情。先生于1929年就读于白马湖春晖中学,在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”等思想的影响下,延续了“五四”精神,尤其,受王叔叔(巴人)、夏丏尊等老师进步思想的直接影响,热心投身于反专制、反暴政,崇尚民主、自由的潮流。他在复旦大学新闻系就读期间,积极参与进步学生运动,团结进步青年,在校主编《复旦文艺》因言论左倾,而被反动派追究,甚而与妻张佩玉(张菱子)逃险避难。1936年,先生的自由诗《自画像》发表在上海《文学大众》“九·一八”五周年纪念特刊上,其中有诗句:“你的心头有铁石相击的火光,你的心头有不断的殷红的鲜血;火光会绽成时代的花苞,鲜血会冲破恐怖的颜色。”极具鲜明的革命主义色彩。同年,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,他怀着满腔敬意参与了送葬。1951年1月23日在《大公报》上,先生发表了新诗《孩子,祖国在召唤——为君子参加军干校作》,诗中有句:“你将是苏联卫国战争中的丹娘,你将是古中国诗里的木兰,孩子,爸爸把你高高地举起来献给祖国,爸爸有珂勒惠支画像中的母亲的勇敢!”……吴汶先生一生积极投入教育教学事业,热心扶助进步青年。1937年,七七事变后,抗日战争全面爆发,他毅然

放弃学业从日本回国。为解决京沪一带回黄岩避乱学生的学习问题,他积极参与战时补习高中的建设,成立了上海君毅中学黄岩分校,担任校长。解放前,他曾任温岭县立中学、黄岩县立中学等校长13年;解放后,在天台中学、台州中学任教15年;花甲之年回乡,仍不舍教育事业,在四新中学(现蓬街)又执教了4年。吴汶先生一生呕心沥血于诗文创作。自15岁去江阴就读途中,先生就吟出“万顷银涛阔,春风江上多。凭栏年少客,拍手发狂歌。”至72岁辞世,孜孜不倦于诗文。先生即使历经多次政治迫害,在苦难岁月里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,留下了《碧萝书屋诗稿》《晚晴集》《晚晴后集》等三百多首古体诗词。尤其在1932年出版的(1935年由中国诗社再版的新诗集《菱塘岸》),在诗界影响甚深——这是台州最早出版的新诗集。1930年,他在施蛰存主编的《现代》上,先后发表过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《妻的梦》《夜归》和接近现代派的《七月的疯狂》三首诗。(2011年常立出版《浙江新诗史》中专辟一节介绍先生及作品:《吴汶——“独自寂寂地怯着春寒”》,与徐志摩、戴望舒等名家同列)。就是新诗发展到今天,他那些发表在《现代》上的诗,他的《菱塘岸》,读

来仍然清新,自然,活泼,富有情趣。先生在日本东京大学读研期间,经常与郭沫若切磋诗文。后著著名诗人、出版家、翻译家屠岸先生对先生极其推崇,称他为“很有才华的优秀诗人”,称他的诗作是“古典的抑制的典范”(卞子琳所提的概念)。屠岸先生受其影响,曾经模仿他的诗写了几十首。吴汶先生一生清贫,为国为民,为教育事业、青年的进步散尽钱财。晚年,先生居住老家吴家里,虽然一生受政治风波伤害不止,仍不听夫人苦劝而笔耕不辍,亦教儿孙们舞文弄墨,吟诗读画;虽然没有工资养老,生活极其窘困,仍童心不泯,一闲下来就与孙辈游戏玩乐。此时,他已经贫困到在街头代写书信糊口,但口袋里若有一点钱,又慷慨资助于邻里,最终,自己因病无钱得到好的治疗,于1981年3月9日(农历)去世。去世时,连棺材也买不起,学生徐葆初等同学自觉集攒为其安葬。实为可怜、可悲!一代文星暮年如此苦状令人唏嘘、垂泪。而进入新世纪十多年后,先生的老屋因儿孙们各自迁出,成了遗留的违章建筑,屋内所存文墨书籍均被破坏。先生文墨的散失,的确是浙江,是中国文化界的损失,实在惋惜,可叹,可悲!

青青子衿

宋韵黄岩赋

苏绍康 (南国野老)

江南名邑,永宁故统。澄江如练,九曲霞蔚云浮;橘花似琼,两岸香凝露重。昭两宋之风华,历千秋而传诵。嘉其人杰地灵,邦祚天纵。朱公讲学,樊川兴教立功;杜子开承,南湖学派称颂。求仁济民,经世致用①。东南邹鲁,继孔孟之钦承;珠玉文章,赖左彭之深种②。籍文化之丰壤,九州共瞻;以民生为不基,百姓是供。遂使踵武名教,光耀大宋。

于焉稽古橘乡,沟洫遗蕴。黼黻华耀③,见乎宋服之冠;混沌流光,品以青瓷之韵。裳也锦绣若若,美乎善乎;瓷则刻纹栩栩,似墨非墨④。兰浆声里,几番梦回官河;蜜橘香中,三秋馨逸故郡。无乃惊艳岁月,扬佳名于远近乎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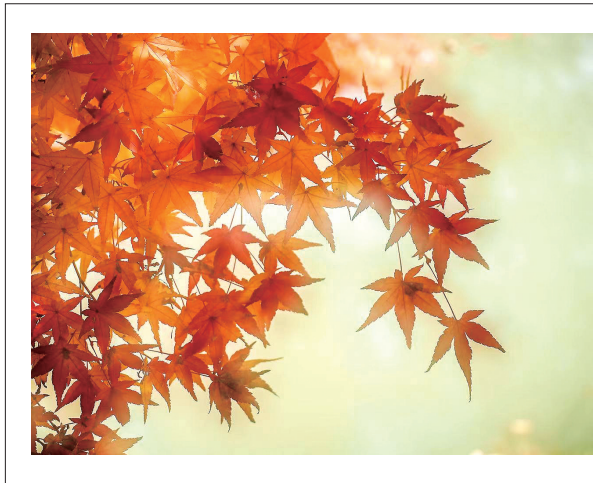
懿其千年宋韵,源远流长。百业和乐,万民安康。桥上街头⑤,往来求学之士;新罗坊里,遐迩利市之商。词唱东去之江,且歌且舞;酒试沽来之味,一咏一觞。闻书香而户达,赏词美于墨香。至若佛道相融,参悟同理;儒释互取,包容和光。挺浮屠之独出,兴南戏而未央⑥。委羽山中,誉洞天之二;瑞岩寺下,证禅理于四方。可谓人鼎盛,岁月流芳。传经典之气韵,实现宝于炎黄。

由是贤才豹蔚,名士非凡。兴文教而青昧,广泽泽于黄岩。南宋贤相杜范,持刚箴谏,秉正察监。恤民则棠仁德,破敌而治军贞贞。故而四阊修,喜其粟色呈赤;黄岩熟,赞此蒸民环街⑦。况乎叶适大才⑧,情寄黎庶;江湖贤士⑨,诗满琅函。杜许忠贞,兼丹心于青史;大昌勇烈,溅碧血于黄衫⑩。犹有侨承伯渡之修,济世为渡⑪;词从幼芳之美⑫,含章如臧⑬。

故曰斯情虽远,其韵如故。毓胜境之风韵也,远者悦来;塑人格之神韵兮,高标永固⑭。硬气灵气大气和,气贯长虹;利国利家利己利民,利如春煦。是以岁月为章,家国作赋。存“三台”而不蹇不崩,养“四气”而无远无欺⑮。于包容中和合,继仰先贤;惟砥砺而笃行,征帆前路。

注释:赋咏平韵。

- 1. 经世致用:指做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,为黄岩宋韵核心思想。
2. 左彭:指三左二彭,左纬有四个儿子:左王毕、左琦、左璠,还有一个早逝。三子在南宋初联袂登进士,时人称之“三左”。“二彭”兄弟,兄长彭龟年,是绍兴二十一年(1151)进士,官至常德府签判,朝请郎。弟彭椿年,绍兴十七年(1157)年进士,致仕时赐三品。兄弟俩都很有文名,黄岩人谈论前辈文章必称“三左二彭”。
3. 黼黻华耀:泛指礼服上所绣的华美花纹。古代衣服上有规律的“黑白”“黑青”相间的纹彩。
4. 墨:wen,玉器破裂。《集韵》微裂,尤指陶瓷、玻璃等器物上出现的裂纹。似墨非墨:此指宋瓷类似裂纹釉的一类当时流行的瓷器。
5. 桥上街:桥上街由西桥与西街相连,人烟稠密,户舍毗连,自古是繁华的高街。桥上街东濒西江,南依西官河,北傍永宁江,水系发达,在这里组成水网之“网”,是水运交通枢纽,此地亦是陆路要道,黄(岩)永(嘉)捷径的起点。
6. 浮屠:黄岩千年宋塔灵石寺塔。
7. 粟色呈赤:赤粟的典故,典出《汉书》卷六十四下《贾捐之传》。“赤粟”指米因为储藏过久而变为红色的陈米。后亦指丰足的粮食。朱熹疏中“黄岩熟,则台州可无饥馑之苦”为“黄岩熟,台州足”之说出处。环街:比喻感恩。
8. 叶适大才:叶适,字正则,永嘉学派集大成者。
9. 江湖贤士:戴复古,字式之,黄岩南塘(今属温岭)人,常居南塘石屏山,故自号石屏、石屏樵隐,南宋著名江湖诗派诗人。
10. 杜许:黄岩杜家村人,宰相杜范之侄,坚持与文天祥共谋救国大计,忠贞不渝,英年早逝。大昌:牟大昌,黄岩人,率兵入文天祥抗元,扼守黄土岭固守不致众乱殉国。
11. 赵伯渡: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的七世孙,其墓为浙江省内出土唯一没有被盗的南宋墓棺,考古人员从该墓中清理出文物76件,以丝绸服饰为主,被誉为“宋服之冠”。
12. 幼芳:严蕊的号,南宋中期女词人。善操琴、弈棋、歌舞、丝竹、书画,学识通晓古今,诗词语意清新,四方闻名,有不远千里慕名相访。
13. 臧:jian,如玉之美石。
14. 宋韵黄岩之美,乃艺术之风韵、人格之神韵、精神之气韵。
15. 四气:硬气、大气、灵气、和气。数,dù,败坏。



茶言观展

枫叶

周仲海

尽管入冬,枫叶依旧猩红。杨万里有诗云:小枫一夜偷天酒,却倩孤松掩醉容。拍摄枫叶,光线尤其重要。一般而言,逆光、侧光拍摄枫叶效果比较漂亮,当光线透过叶子进行照射,此时枫叶被打亮而变得立体,在逆光或侧光下枫叶纹路清晰可见,通透可人。

——编者絮语



冬至话俗

冬至到了,家里的长辈提议:周末一起去乡下舅妈家吃饺子吧!每逢节日必包饺子,似乎是天台人特有的仪式感。记忆里,但凡节日,总能看见家家户户的女人们忙碌包饺子的身影。饺子筒尺余长,三根手指头宽,跟北方的春卷类似,却是春卷的放大版,里面满满当当的配菜佐料,小心卷起来,刚好一手握,显示着天台人满满当当的热情。饺子筒相传为济公所创。济公在国清寺为僧,见每餐剩下很多菜肴,就把这些菜肴裹在呼啦汰里供下一餐食用,受到了僧众欢迎。此后每逢岁时佳节,乡民便制作饺子筒,供奉祖先过后,摘下呼啦汰一点边扔出家门外,寓意送“客”,再用油煎至金黄,招呼家人们吃下,保佑大人们身体健康,孩子聪颖成长。饺子筒的制作程序,在如今的我看来还是繁杂:调粉、糊皮、准备配菜,林林总总七八样菜炒制完毕,再一层层地往饼皮上码齐,卷紧,放在锅里煎得两面金黄才算大功告成。讲究一点的人家,配菜称之为“五虎擒羊”,以五花肉片、猪肝、蛋皮、豆腐片、五花肉片等分别与洋葱、豆芽、莴笋丝、胡萝卜丝等按照一定顺序码放,等到卷里的五花肉片滋滋煎出油来,整根饺子筒被热气烘得笔挺金黄,才入得主人眼,称得上品。准备这一整套工序,家里的女人们得从前一天甚至提前几天就开始忙碌。因为一到除夕、元宵节、七月半(中元

节)、冬至等“大”节日,不提前一天甚至几天订购食材,当日几乎是买不到好的;街东头的豆腐口感最好,早早就被预订光了,街西边巷子里天刚擦亮就有现杀的猪肉供应,最好的三层肉、最新鲜的猪肝也被勤劳的主妇们早早买走。至于“醒”粉、调面粉糊,更是需要提前静置,不然,粉糊拖到熬上,不是紧贴着锅面起不来,就是挂不上锅面,“溜”了,糊不成“呼啦汰”。母亲告诉我,老底子天台风俗,新媳妇过门,夫家常让她做“呼啦汰”或者“麦饼头”考考她手艺。现在好了,不用考,不然凭我的三脚猫手艺要过关可有点悬。对于饺子筒的记忆深深印刻在幼时我的脑海里。节假日清早,完成清洗、择菜等工序后,主妇们忙碌的一天就开始了。洗净的滴着水的蔬菜们被一溜摆排在灶台案几上,主妇们开始用滚水烫豆面。这空当,家里的孩子们总被安排捣“大蒜盐”,有多个孩子的,你剥蒜,我捣蒜,分工明确,毫不含糊。小小的捣臼里,满满当当的白色蒜粒,总是让孩子们觉得压力山大。“啪嗒”,捣了几下,就大声说,好了好了,企图交差。这么点时间,不行不行。围着围裙的母亲一边应付扭扭捏捏的孩子,一边拿起丝瓜络往冒烟的大锅边快速地擦油,孩子飞快地抱回小捣臼,又开始嗒嗒捣了起来,没多久,猪肝的香气飘上来了,孩子又抱起小捣臼跑到母亲跟前:喏,这

回好了吧。嗯,嗯,快了,快了,再捣细碎些。母亲一边炒三丝,一边快速捞几片猪肝或鸡蛋干往孩子嘴里塞。孩子叼了一嘴的菜,从母亲胳膊窝下钻出,往院子里走时,又顺势从码得齐齐的鸡蛋片山边,揪了几片出来。大釜这时已被母亲抹油擦净,稳稳当当搁在了灶台锅洞上。噼里啪啦,狼箕烧起来了,鼓风机轰隆隆一拉响,再往灶膛里添上几根细细的柴,火苗开始稳稳地舔着锅底。刺啦,母亲往锅里洒一汪油,开始煎五花肉。趁着吱吱冒油的空隙,嗒嗒嗒嗒,母亲夺过孩子手里的小捣臼,再快速加工一遍。经由母亲的手,蒜泥开始变得细软绵密,洁白清香,拌入豆面里,原本寡淡的豆面顿时变得咸鲜甜甜,蒜香扑鼻。这样一整套程序下来,饶是最贤惠的家庭主妇也得马不停蹄忙上一个上午。在天台,饺子筒代表了一个家庭的最高礼遇。家里来了远方的贵客,儿子带女友第一次见公婆,清明、七月半、大年夜,家家户户都会不辞辛苦制作饺子筒。至于订婚,孩子摆满月酒、出殡,村子里的人不用招呼,就上主家帮衬。洗菜、炒菜、糊皮,一口气包上三四百条,客人来了就递上一根,就着啤酒可乐,或坐或站,寒暄问候,方便又快捷。母亲早年做生意,无暇顾及年节习俗,母亲的二姐,我的二姨,总是会叫上我们两姊妹上她家吃饺子筒,顺便捧回一蒸盘码好的饺子筒。我们的童年,并未因父母的忙碌而

缺席过饺子筒。很奇怪的是,小时候的我们总是不爱吃卷好的,总觉得卷好的饺子筒百味杂陈,远不如拆开来,几片菜肴分得清清楚楚来得好吃。于是,每个人的碗里都一堆各色菜肴,再浇上几滴醋,就着一张破了皮的呼啦汰,吃得津津有味。大部分时候,孩子们吃了一条便饱连连,再也不肯吃了。每每也总是不懂家里女性长辈们对于做饺子筒的执念。有了孩子后,第一次在丈夫舅妈家吃饺子筒。到达时,已是中午,忙碌了一上午的舅妈在热腾腾的灶台前一边煎一边招呼。我在灶膛前坐下,跳跃的火苗里似乎又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。“快起来!快起来!哪用得着你帮忙。”舅妈一迭声催起。卷好的饺子筒小心翼翼地放在一次性杯子里往我手里塞。清澈透明的软塑料杯子,映着中午的阳光和干燥的面皮香气。一口咬下去,各色菜肴混杂一起,有蛋皮的绵软厚实,有清水焯猪肝的厚正醇,有斜切四季豆的脆嫩清咸,还有豆面的细滑口感、干扁三层肉的焦香、大蒜盐的辛辣夹杂其中,第一次觉得出奇得好吃,一如三十年的人生况味。想是天台人祖辈早就参透了人生真谛,一张饼皮,包罗万象,各家菜虽不尽相同,却是入各家眼的。小时非要分得清清楚楚,其实世间又哪分得清那许多事情?怀里,孩子长长的睫毛阖下,沉沉睡去,不知道这个小天台人,以后是否会如我一般,对饺子筒先厌后爱呢?

闲话饺子筒

(戴眼镜的知道分子) 余靖敏

人间遐想

和几位同事说好了夜自修之后一起去听潮,因天公不作美,夜自修尚未结束,天空竟飘起了细雨,只好取消。初冬的风,有些冷,尤其在这海边,穿过门窗的风声就让人有些胆战。然而,我听潮之心强烈,学校距海又不过四百米的直线之远,于是,独自还是冒雨去海边走走。海塘一带地湿,映照公路旁的灯光,朦朦胧胧在细雨里静默。若是节日,海塘一定热闹得很,四面八方的游人,聚集到这里看海,吹风,品食。但在平时,这里就清静得很,尤其是这样的雨夜,海塘孤寂,只有潮水时而低吟,时而嘶吼,应和着屹立于海塘边的风车款乃。张若虚说“海上明月共潮生”,此刻,明月隐于天际,只有雨雾弥漫。正在涨潮,但我并不能看见海水,无边的大海就在我的身边,站在高高的堤坝上,眼前是夜色的漆黑,除此一无所有。其实也没关系,海水拍打着堤岸,这声音清晰在耳,撞击心灵。风急一阵,浪就猛一阵。雨并不大,如纷纷散。我没有打伞,喜欢淋雨的感觉。堤坝很高,为了安全,原先能下海去的石阶被栏杆围住锁着,人无法下去触摸海水。我想借助手机的灯光,看看

潮涌,然而,这微弱的灯光丝毫不起作用,除了能模糊看清自己的脚尖,其他的光都被风吹散了。拍照是不可能了,我便录下一段湿润着冷风的潮水的声音,收藏一段特别的夜。我在堤坝上慢慢走着,近日往事一幕幕像幻灯片一样呈现,忙碌和紧张并行,烦恼与开心交错。可是,此刻,我心里淡然得很,正如这无声的堤坝,今夜面临着汹涌海潮的冲撞,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,潮水一定早已远去,它的脚下,只剩下一片狼藉的泥涂。此刻,在这浩瀚的大海旁,在这无边的雨雾里,心里安宁,空旷。想起中国山水画中的人都画得极小,这是一种意境,因为人小了,天地就宽了。我没有感觉到冷,倒是惬意。远方高楼的灯光在风雨中闪烁,公路旁的路灯不语,它们孤独地亮着,这远离闹市的路,很难有车子经过。我笑了,这灯,发自己的光,照脚下的路,让别人去说吧。一辆车顶着一盏刺眼的灯朝我开过来,我挪到一旁让行。可是,车就在我身边停下来了。车是豪车,从车上慢慢悠悠走下来四个中年女人,她们穿着时尚,也没有打伞,笑着说着海,指着天公,其实啥也看不见。她们有人唱起了经典情歌,将略带哀愁的调子

唱进漆黑的大海,然后,她们沿着海塘堤坝继续说笑着向前走去。我突然想起张岱的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”之言,这样的雨夜,竟也有来看海听潮的人,她们一定是多情女子吧。风好像大了些,被堤坝击碎的潮水声音更加清晰,我回首几百米外的依稀可见的学校,她似乎在雨雾里的静谧里走进了梦乡,安然甜美。我于是又胡诌起一首诗来:雨夜观潮 丽山 细雨落在风里 风在细雨中奔跑 所有的灯光沉睡 独立孤寂的海岸线上 我看不见茫茫的大海 浪涛阵阵,清晰地 拍打着我的心地 或许恐慌,或许震撼 我将诗配上海塘雨夜图,发到朋友圈。刚发完,就有人评论了。“龚老师,下雨你还是去听潮了啊?”原先约好一起去听潮的同事看到我发的朋友圈后,惊讶地问。“是的。听潮的愿望太强了,不去估计难以入眠。就还是去了。”我回她。“你去海边啦,怎么不叫我。”另一

个同事留言。“下雨,不方便,估计你不会去,就没叫你。”我回她。“我会去的,错失了一次交流的好机会。”她说。“你是心情不好吗,去听潮?”她问。“没有,就是想听听潮水的声音。一种渴望,特别强烈。”“下次去一定叫上我。”“好的。”“这样的天,你竟然去听潮,有什么好玩的?我小时候天天听,睡在老家的床上,就能听到潮水的声音,简直听厌了。”另一个同事留言。我没有回他话,只给他一个笑脸。赫拉克利特说,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。年少听潮和今天听潮是一样的声音么?是同样的感受么?刘希夷说: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我想,今晚的潮水,一定是独一无二的。刚回到宿舍,有同事打来电话,问我要不要一起喝茶,我说:“这么晚了,还要喝茶?”他说:“不想睡,就想喝茶喝一会儿茶。”我委婉地谢绝了他的邀请,我想,或许今晚很需要几盏茶来涤荡我的心扉,正像我要去听潮一样,那份特殊的味道,需要自己一个人慢慢品尝。

听潮

(向海的山) 龚诗